

国

家

重

点

图

书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Ershishiji Zhongguowenxue
Yanjiu Congshu

20世纪中国文学与 基督教文化

王本朝 / 著

丛书从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视角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并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繁荣提供启示。

总序

严家炎

这套“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虽然起了现在的名字，却并不想一般地研究近百年中国文学，它的重点和特色是，透过创作和理论，考察本世纪中国的文学思潮与文化思潮。

从文学史角度看，对本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思潮有两大类：一类是从近代西方传入的，另一类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所衍生的。这两类思潮，情况很不相同：前者显，后者隐；前者带着强烈的近代色彩，后者则具有静谧的东方特点；前者由人们大声疾呼，自觉地倡导和传播，后者则“草色遥看近却无”，仅仅以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惯性的力量，潜在地对作家创作产生着作用。这两类思潮在具体作家身上的影响与表现形态虽然千差万别，但宏观而言，它们相互撞击，相互较量，相互错综，相互渗透，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独特风貌与奇异景观。

甲午战败以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开始把目光集中到欧美近代思想文化的变迁上，想从这方面探索西方所以强

盛、中国所以贫弱的原因。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及林纾、伍光建等，都是当时的代表。由他们开始，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引进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大量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和小说、戏剧、诗歌等各类文学作品。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弥尔的自由论，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尼采的超人说，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这种种学说都蜂拥而入。在文学上，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文学，到存在主义先驱者的思想，在本世纪最初20年内，几乎同时都传入了中国。这些思潮在西方的出现，曾经历了300年左右的时间，它们是历时的，而到了中国，却在同一个早晨陈列出来，成为共时的。这就引发了种种问题。一是囫囵吞枣，消化不良，未必能准确理解原意，甚至望文生义，如鲁迅带点夸张的批评：

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

二是实践上引起变形与扭曲，而在这些变形、扭曲背后，又存在着诸多复杂的潜在的因素。当然，许多思潮几乎同时介绍进来，也并非没有好处，这就是便于选择和比较，取自己之所需而形成不同的组合，有助于孕育出多种多样的文学流派，造成异彩纷呈的局面。然而，到3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现

鲁迅：《三闲集·扁》，《鲁迅全集》第4卷，第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实主义理论的传播，加上左倾思潮的盛行，一个时期重又走到单向发展的大一统局面。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又再次实现多元开放，接上了中断几十年的那种格局。这种“之”字形的曲折道路表明：西方的种子到东方土地上，远不是都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外来思潮在中国的命运，既取决于该思潮自身的生命力，也取决于中国社会具体的条件与文学本身的需要。有的思潮即使借助于某些条件一时得势，也未必能长期站稳脚跟。从研究者来说，这就需要对西方各种思潮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及其对文学的影响，逐一作出周密一点的考察。本丛书中的多数书稿，如吴晓东先生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徐行言、程金城先生的《表现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肖同庆先生的《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刘为民先生的《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陈顺馨女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李今女士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等，都力图这样做。

至于中国古代文化所形成的人生哲学、文学思潮、审美积淀，看来似乎不起眼，但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却是柔韧而又强劲的，否则就无法解释本世纪中国文学在西方强调客观写实思潮的猛烈冲击下，何以仍保持了鲜明的主体抒情格调，比兴象征传统，以及儒、释、道哲学的渗透。传统文化对20世纪中国文学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造就了怎样的审美资源，较长时期内曾被人忽视。新时期以来则重新受到学者们的注意，并已有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如陈平原先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方锡德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只是迄今为止这类成果似不甚多。在我们这套丛书中，谭桂林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等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为学者们今后继续攀登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大多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加工而成。许多史料和论点还是首次运用，首次提出。作者们不尚空谈，甘坐冷板凳去查阅大量旧报刊，扎扎实实地占有原始材

料，然后一点一滴地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虽然未必一定做到了先贤们指示的“竭泽而鱼”的原则，每种著作的学术质量也未必整齐，但在当前浮躁之风日甚一日的情况下，这种治学态度毕竟相当难能可贵。如果这套丛书的出版真能对学界有所助益，那么，借此提倡一种刻苦、严谨、务实、求真的学风，也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1998年12月12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目 录

m u l u

总 序 严家炎（1）

导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督教意义 （1）

上编 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的历史意义

第一章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督教文化资源	
.....	（13）
一、文学的思想突围.....	（13）

二、	社会组织、《圣经》读物与文学翻译.....	(21)
三、	基督教与作家的精神体验.....	(31)
第二章	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的历史性关系.....	(36)
一、	五四文学里的基督教.....	(36)
二、	反基督教的殖民性与虚伪性.....	(39)
三、	基督教的救世与自救.....	(44)
四、	新时期文学里的基督教.....	(48)

中 编 20 世 纪 中 国 作 家 与 基 督 教 的 精 神 遇 合

第三章	鲁迅与基督教文化.....	(59)
一、	《圣经》：历史的与精神的.....	(59)
二、	耶稣：拯救者与复仇者.....	(63)
三、	极境即绝境.....	(70)
第四章	周作人与基督教文化.....	(76)
一、	《圣经》的文学性.....	(77)
二、	文学与宗教的会通.....	(83)
三、	基督教与现代中国思想.....	(87)
第五章	冰心与基督教文化.....	(94)
一、	我 + 基督 = ?	(94)
二、	上帝的“光”与基督的“爱”	(100)
三、	人性的与神性的世界.....	(112)

第六章	许地山与基督教文化.....	(117)
一、	宗教的信仰与知识.....	(117)
二、	宗教的时间性.....	(120)
三、	基督徒的基督性.....	(124)
四、	“ 落花生 ” 与 “ 晚香玉 ”	(136)
五、	做中国人与做基督徒.....	(142)
第七章	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	(151)
一、	伪善的教会和牧师.....	(151)
二、	文学的宗教情感：怕与羞.....	(157)
三、	神在生命中.....	(160)
第八章	曹禺与基督教文化	(165)
一、	人的罪恶与拯救.....	(165)
二、	悲天悯人：不可知的神秘.....	(173)
第九章	萧乾与基督教文化	(178)
一、	基督教：文学的与教会的.....	(178)
二、	基督教与民族性.....	(182)
三、	基督徒的悲喜剧.....	(185)
第十章	张资平与基督教文化	(189)
一、	性爱与上帝：谁更真实？	(189)
二、	教会的权力性与寄生性.....	(196)
三、	被模仿的基督.....	(200)
第十一章	林语堂与基督教文化	(211)
一、	个人信仰的旅程.....	(212)
二、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	(216)
三、	人文主义的宗教信仰.....	(223)

第十二章 张晓风与基督教文化..... (231)

一、中国人与基督徒..... (231)

二、自然、自我与神性..... (237)

三、诗性与神性..... (241)

第十三章 海子与基督教文化..... (245)

一、宗教：“大诗”的食粮..... (245)

二、“土地”的史诗与圣诗..... (250)

三、分裂的自我与生命的燃烧..... (253)

第十四章 北村与基督教文化..... (256)

一、我信我在..... (256)

二、小说的神性图式..... (262)

下 编 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方式

第十五章 《圣经》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方式

..... (269)

一、《圣经》语言的移植与意义转化..... (270)

二、《圣经》与中国文学的抒情方式..... (278)

三、《圣经》与中国文学的叙事方式..... (282)

第十六章 20世纪中国文学里的上帝话语..... (287)

一、虚幻的上帝：在而不可信..... (289)

二、真实的上帝：人的终极关怀..... (296)

三、反讽的上帝：游戏与梦..... (304)

四、谈论上帝的方式..... (309)

第十七章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耶稣形象..... (317)

 一、耶稣的现实人格..... (317)

 二、“十字架”上的耶稣..... (320)

 三、耶稣基督的意义启示..... (324)

主要参考文献..... (330)

后 记..... (336)

导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督教意义

20世纪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有思想的变迁，有利益的冲突，有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整合，也有现代化的共同目标，它的意义并不是十分明晰、统一的概念，在它里面有意义的相对稳定而有的时间分期，有社会结构转型而有的利益冲突，有不同的知识背景而有的不同的话语方式。这里，我们也沿用“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来考察它与基督教文化的意义联系，在这有“长时段”性质的文学里，它拥有现代中国的民族与国家、个人与社会、思想与语言等诸多文化情境，基督教是它的一种文化情境。20世纪中国文学正是在这些文化情境里生长而创造出多样的文学意义，基督教文化也丰富了它的意义内涵，激活了它在参与现实、承担历史、感化人生、创造自我的多种可能性，显示了一个变化

它由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在1985年所提出（《论“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后有三人的对话，编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它的意图是为了给“重写文学史”提供思维方式上的启示，尽管它不免流于空疏，但也是近20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贡献的一个重要的文学史概念，提出者们虽在他们日后的学术研究里较少使用该语词，但却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人们纷纷借用该语词，并作出各自不同的理解。

的文学时代的意义复杂性和边界性。所以，基督教文化是我们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背景。中国传统文学的创作和诗学理论有佛学、禅宗和道家思想背景，它们是中国文学与宗教联系的历史基础，20世纪中国文学承续了传统文学与佛学和道家等宗教思想的联系，同时也拥有中国文学的基督教思想资源。要说它们间有什么不同的话，只能说基督教有它的西方文化背景。中国文学接受或排斥基督教不仅是文学自身的问题，而且牵涉到社会、民族、国家和个人的认知价值、情感心理和思维方式。

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的关联包含有两个命题，一是20世纪中国文学因基督教而出现的新的精神意义和语言形式变化，二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的互动里，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学怎样的身份特征，它们也涉及到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和现代思想文化的构成问题。相对于西方文化世界拥有的庞大复杂的神学体系，和西方文学背靠的源远流长的基督教传统，中国思想结构里的基督教所占比例非常弱小，它留下了一堆近似小说材料的故事，发生在它们之间的是纠缠和冲突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学还没有完全把基督教作为一个对象，也没有当作一个情感的或意义的尺度去加以表现，无论是其意义深度还是语言形式都无法与西方文学有可比性。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是讨论中国文学的话题，不是讨论基督教的话题，不争辩基督教在20世纪中国文学里的有无和真伪，它的“存在”已是一个显明事实，它们如何“在”才是我们讨论的对象，要说它的真与伪更是判断的难题，这就不得不要以西方文化或文学的基督教为依据，也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程亚林：《诗与禅》，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王广西：《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就会出现认西方文化和文学里的基督教为“真”而以中国文学为“伪”，贬低其存在的意义。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中国文学已深陷于一片意义的真空”，“中国文学已终结”，他所得出的结论依据就是西方文学的基督教内涵所具有的意义深度。与其说中国文学的意义已终结，还不如讨论它终结的是什麼意义，还有什么没有被终结，它又是为什么出现了终结与不终结呢？这些都是该具体讨论的问题。基督教就好比是一小石块，在它抛入中国文学的河水里，必然会引起一圈圈或大或小的涟漪，“涟漪”和“石头”之间构成的关联和张力则是问题的关键。由于基督教的进入而带来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变化，这种变化无论是桀骜不合，还是密切无间，都是有意义的话题。同时，也由于它们之间的关联也涉及到文学与宗教、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文学的现实性与终极性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情感与语言形式的转换等问题，一句话，我们需要讨论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遇合的意义资源和语言可能性。

基督教是信奉上帝教义的宗教，历史上它有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等不同的教会形式，不同的教会也有不同的信仰，甚至也会出现“有多少基督徒，就必然会有多少种信仰”的情况，但是作为文化思想的基督教却有相似的内容意义，有相同的信仰情感、信仰观念和理想，因此，我们使用的“基督教”概念是对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各教派的总称，是对上帝、耶稣的信仰和对《圣经》意义和形式的解释。它是在西方社会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一种宗教文化，

刘光耀：《中国文学的终结与终结的中国文学》，《基督教文化评论》第5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约翰·麦克曼勒斯：《牛津基督教史》第45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00年以后，又逐渐成了世界性的文化，它不断向世界各地扩散和传播，与世界其他各民族和地域文化展开了或交流或对话，或冲突或斗争的世界化过程，这也就出现了不同文化背景里的基督教。基督教也就不可能有完全统一的尺度和纯粹的美，事实上，基督教本身也是犹太教与希腊文化融合的产物。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督教也就不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原版复印件，它有了文学形式的限制而不是观念形式的存在，有了中国现代社会的时代背景，有汉语意义表达的可能及其限度，有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和生存体验，于是，它也就有了自己的不同，既与西方文化和文学里的基督教不同，也与《圣经》的基督教有变异。

反之，20世纪中国文学因有了对基督教的关注和表达的背景也有了自己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基督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后，就拉开了它与中国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序幕，成熟的汉语文化也在对基督教的抵抗与接纳里坚守自己的精神主体性。历史与叙述相伴而行，基督教也进入了汉语的表达，唐代景教“文典”开始了汉语对基督教的叙述史，它主要沿着两条言说途径传述基督教的意义，忠实于基督教的“原典化”和以既有的佛道思想转述基督教义的“本土化”，“原典化”与“本土化”成了汉语阐释基督教的两种基本方式，实际上它也是文化阐释的基本思路，前者取文化的普遍性思维回到《圣经》原典，至于能否真正实现其目标，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后者则从阐释者的理解出发，以文化特殊性思维实现基督教的本土化。基督教的汉语阐释者在历史上主要由传教士去完成，他们在自我与他者，在基督教与汉语文化之间寻找着一条可行的语言之路，如明代天主教传教士从儒学

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的思想内容和传述类型》，《汉语景教文典诠释》，三联书店，1996年版。

经典里寻找近似基督教义的义理和词句，使之混同而被接受，基督教披上了儒学外衣而进入中国社会。基督的儒学化或者是儒学的基督化，都是为了在寻求中西文化之间的普遍性而设想的捷径、便道，造成了意义双方的不断“误读”和“误伤”。基督教在中国不能忽略传教士这个中介，它与佛教进入中国有不同的命运，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交流有参与的极大热情，有“取经”、“译经”的主体行为。中国文化面对基督教既缺乏热情，也没有曲折的“文化取经”故事，参与“译经”的也寥寥可数。传教士对基督教的言说取垄断政策，天主教比基督新教更古板，而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播直到19世纪才出现，中国没有出现近似于西方哲学阐释学的解经学，传教士有阐释霸权，哪怕是调整传教策略也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而不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威胁。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也缺乏积极性，因为基督教信仰与传统文化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上都有巨大的差异，放弃传统文化去信仰基督教，这对他们而言不是得到心理的安全，而是会有更大的心理危机。这与佛教不同，它可以做到兼容而伸缩自如，基督教的排他性要中国知识分子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这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很难办到的，所以无论是基督教信仰或是基督教知识在中国思想文化上都没有被充分展开，而是被相互遮蔽着。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已有相当清晰的描述和阐释，学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三联书店，1992年版；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法]J·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术界取得了以下共识：（1）基督教作为中国文化的“异己”力量与中国社会发生过曲折而复杂的矛盾冲突，出现了文化殖民现象，有了传教与反教，教会与教案，殖民化与本土化的社会冲突和义理争辩。（2）基督教随西学东渐之势进入中国，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开放和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经济、伦理、教育、天文、历法和大众传媒等都因此而发生了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变化。描述、讨论基督教与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思想义理层面上的复杂关联，无论从比较文化研究视角，还是检索西学东渐的过程和意义，都是近年的研究热点，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基督教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已超越了简单的异同类比，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挖掘，需要在超越异同思维的前提下对它的历史与义理进行细致明晰的探究。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不应仅仅停留在历史和观念的层面，而应开阔思路探讨基督教对现代生活的影响，如同张爱玲所说：“现代中国电影与文学表现肯定的善的时候，这善永远带有基督教传教士的气氛，可见基督教对于中国生活的影响。模范中国人镇静地微笑着，勇敢地愉快地，穿着两年前的时装，称太太为师母，女的结绒线，孩子在钢琴上弹奏‘一百零一支最好的

朱维铮：《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许苏民：《比较文化研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7年版；[美]南乐山：《在上帝面具的背后——儒道与基督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何光沪、许志伟：《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董小川：《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歌’。女作家们很快就抓到了礼拜堂晚钟与跪在床前做祷告的抒情的美。流行杂志上小说里常常有个女主角建立孤儿院来纪念她过去的爱人。这些故事该是有点兴趣的，因为它们代表了一般受过教育的妻与母亲的灵的飞翔。”“教会学校的学生，正在容易受影响的年龄，惯于把赞美诗与教堂和庄严，纪律，青春的理想联系在一起，这态度可以一直保持到成年以后，即使他们始终没有洗礼。年青的革命者仇视着固有宗教，倒不反对基督教，因为跟着它来的是医院，化学实验室。”基督教在中国既是观念的存在，也有教堂、教会和传教士，但它更主要的是进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了流行性的生活方式，满足了人的物质生活愿望和需求。中国人心目中的文化不仅仅是观念性的，也是可以被生活、被感受、被体验、被证明的文化，基督教文化在中国有观念性的基督教，也有生活化的基督教，但“基督教与现代生活”还没有得到研究，它应是社会学和文化学的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中国文学很少表现人们日常生活里的基督教，而是把基督教作为了观念和语言的形式。

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也属于基督教与中国问题的应有之义，中国传统文学与异域佛教和本土道教思想都有相当紧密的联系，它们在20世纪中国文学依然被延续而演化，中国文学的基督教关联在历史上却显得缓慢而浅表化。中国古代诗文表现基督教的资料很少，有极少数作家的作品涉及到基督教的语言意象，如王徵的诗、杨光先和王韬的文。西方传教士用汉语写作的文学本应算入在内，但他们的创作缺乏文学创作目的和审美价值，汉语是他们用来宣道的工具，他们作品的文学性就值得怀疑。如果要从文学角度考察传教士，

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23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